



近期热门文章

- 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大运河申遗成功背后那些事
- 丝绸之路成功申遗 系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项目
- 大学生对民间信仰的认知和价值取向
-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公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的公告
- 马文化由“政治”到“审美”的流变
- 《城镇村寨和民俗符号——羌文化走访笔记》
- 庄孔韶 麻国庆：人类学所理解的“传统”
- [施爱东] 民俗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尴尬处境
- 黄涛：节日庆典的民间传承与政府介入
- 舌尖上的清真文化
- 记录乡村 留住乡愁
- 传统村落 文化之根
- 传承“太阳文化” 感受“日照太阳节”
- “民间故事大王”杨久清病逝
- 中华“春节符号”专家媒体高端对话在北京举行
- [潘乃谷] 潘光旦先生和他的《中国民族史料汇编》
- [徐艺乙] 非遗保护：民众参与至关重要
- [王健] 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
- 百名学者齐聚孝感探讨重阳与孝道文化（图）
- 老门牌号诉说震后居民自建住宅的故事
- 京东回民的传统行当
- 中国民俗学会第八届代表大会暨2014年年会：论文专区开通启事
- 中国民俗学会第八届代表大会暨2014年年会在昆明召开
- 西夏文：既仿汉字，又独树一帜

首页-民俗研究-【刘锡诚】钟 馗 论 (3)

more...

【刘锡诚】钟 馗 论 (3)
2012/5/28 9:38:05

转到腾讯微博

钟 馗 论

杜平、字钧卿。杭州钱塘人。累世为商。家资巨万。父母早亡。未及婚娶。……时钟南山秀士钟馗，与妹媚儿同居。闻唐高祖开科取士，欲赴京应举，贫乏无资。平在长明寺中，大舍钱帛谷米。馗闻其名，诣寺访之。平即邀至家中，赠百金为资斧，佐以宝剑。馗为人好刚使气，乘醉入寺。寺僧方为杜作瑜珈道场，延请法师施食。馗见大诧，以为妖诞，毁榜殴僧，且谓平曰：‘人之祸福在天，何得托名于鬼？若鬼能作祸于人，是为害人之物，必当尽杀而啖之。’诸饿鬼诉于观音大士，大士知其正直，后将为神，而怒其谤佛，乃令五穷鬼损其福，五厉鬼夺其算。

馗赴京，旅次痼疾。及稍愈，由径道往长安。夜抵阴山穷谷中，为众鬼所困，变易形状，绀发墨面，丛生怪须，塞土于口而去。馗入京就试，获中会元。殿试之时，以貌丑被黜，自触殒身，大闹酆都，奏知玉帝。玉帝悯其正直无私，怀才沦落，封为驱邪斩祟将军，领鬼兵三千，专管人间祟鬼厉气。初，馗之赴举也，平厚贝周（^）其家，且使婢为其妹役。馗深感之。平以贸易入都。馗方登第，以妹许平。未及嫁而馗为神。时天子御朝，八方王子万里入贡，云睹五道祥云，辉映中国。而其时适三月不雨，有旨问袁罡。天罡云：五云之瑞，应在五人。及召平等入见，平讼馗冤，请为立庙褒封，三日甘霖必沛。乃赠馗状元，而令平等祷雨。如期雨降。遂拜平天下五路大总管。馗践前约，亲帅众鬼，笙箫鼓乐灯火车马，自空而下，以妹嫁平。五人复受玉帝之敕，为五路大将军。……[50]

显然，编剧者为了适应剧本主题“天下乐”的需要，将钟馗传说在流传中出现的¹不合理情节和缺环，都给填补补齐，使其合理化、人情化了，并且把杜平的资助和钟馗的嫁妹作为重点情节加以发挥和渲染，使本来只有梦鬼、啖鬼和画鬼三个情节单元的钟馗传说，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把钟馗传说纳入了财神戏之中。钟馗的毁容、蒙冤、成神和嫁妹，前因后果，甚是清楚。作者在剧本开始故意加了一段交代性的情节，说钟馗原是不信神鬼的，因醉闯长明寺中，见寺僧为杜平作瑜珈道场，以为妖诞而毁榜殴僧。于是，导致了观音大士令五穷鬼损其福、五厉鬼折其算。有了这样的铺垫，围绕着钟馗后来的遭遇和斩鬼而生出的情节，便是树有根、水有源，合情合理，增加了戏剧性。

钟馗嫁妹在昆曲剧目中富有传统。昆曲（昆山腔）从明代中叶诞生以来，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以昆山、苏州、上海等地为基地，有过辉煌的时代，并逐渐形成南昆和北昆两大体系。但至清末，却濒临绝响之势。从同治-光绪朝起，多次有人出来作各种努力以期振兴昆曲这个剧种。刘半农先生搜集到光绪八年（1882）三庆班（目270-1）至宣统三年（1911）安庆班（目818）包括了四十家戏班子的戏单，后由周明泰补充到民国二十一年的资料，编辑而成为《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一书。从该书所收的大量戏单来看，其间活跃在北平的戏班中演出钟馗戏的有：双奎班于光绪十六年庚寅岁演出《嫁妹》一出，编目为302·6；义顺和班于光绪廿五年己亥岁腊月初十日，由何桂山外串代灯演出《嫁妹》一出，编目为76·3；福寿班于光绪廿五年五月初九日演出《钟馗嫁妹》一出，编目为358·3，演员不详；福寿班演出《嫁妹》戏最多，其编目有：361·7，378·3，386·4，417·2，427·3，434·4，444·4，494·4；复出福寿班于光绪廿八年壬寅岁演出的《钟馗嫁妹》有496·3，518·7，564·9，光绪廿九年癸卯岁演出的《嫁妹》有587·6，598·3；增桂班演出《钟馗嫁妹》一出，编目为311·3，演员也是何桂山，日期不详；天庆班演出《嫁妹》一出，编目为339·4，时间和演员不详。宣统三年演出情况是：双庆班编目为704·6（演员是胡于钧）；复出安庆班编目为822·8（2月11日）、818·5（2月23日）、821·4（3月4日）、802·6（冬月

民俗大家 more...

民间艺人 more...

12—16日)；同庆班编目为886·7；复庆班编目为915·4；玉成班编目为937·8。这些演出，有时是在市内的剧场(如庆和园、广德楼、广和楼等)演，有时则是外串代灯。[51]至宣统元年(1909年)，肃亲王善耆集合当时河北省几个剧班中庆字、荣字、益字等辈的艺人，组成安庆昆(曲)弋(阳腔)班，在北京东安市场之东庆茶园演出，当时所演剧目八、九十个，昆曲部分有《嫁妹》等。辛亥革命事起，安庆班报散。至民国六年(1917年)又出现了一个同合班，在北京东兴园演出。嗣有侯益才、侯成章等组织的荣庆社，于民国七年(1918年)至京，曾在天乐园(即后来的大众剧场)演出数年，其剧目中就有侯益隆的《钟馗嫁妹》。[52]这段史实说明，钟馗戏尽管没有成为戏剧舞台的主流戏，却由于其惩恶扬善的故事情节和价值取向，在观众中扎下了深深的根，一直没有退出过舞台。昆曲中所以一直保留着钟馗戏，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时期上演的昆曲《钟馗嫁妹》或《嫁妹》(各剧班名称不同)，其脚本和侯益隆扮演钟馗的剧照，都收在《最新昆弋曲谱初集》里。[53]在这个演出脚本中，作为鬼魂的钟馗，通过对白和唱词，把他的身世和后来的遭遇，对待嫁的妹妹吐露了真情：“俺钟馗只为献策神州，误陷鬼窟，将容颜改变，以致后宰门损躯殒命。蒙上帝见俺直正，封俺为驱邪斩祟将军，少展胸中抱负。感荷杜员外将俺平生冤苦，一一奏闻圣上，又蒙圣上封俺为终南山进士，又赐俺状元及第。感荷杜员外将俺的尸骸埋葬。此人有生死大恩，未曾报得，向在京师，曾将小妹许他为婚。故此，今晚特备笙鼓箫乐，送小妹到彼，与他成其百年之好。……(黄龙滚)想当初，自离门庭，想当初，自离门庭，到中途，虐妖作症，一路里寒热恹恹，一路里寒热恹恹，误入在阴山鬼径，改变我旧日容颜。赴帝京，因此上，试殿把君惊，将俺来黜落功名，将俺来黜落功名，后宰门损躯殒命。”这段肺腑之言，把《庆丰年五鬼闹钟馗杂剧》里那些未说清楚或相互矛盾的地方，都叙述得天衣无缝了。从戏文来看，有可能与《蓬瀛曲集》[54]里所收的《嫁妹》是同一个本子，已经在晚清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南戏摇篮的福建，莆仙戏传统剧目中，有一出名为《钟馗斩狐》的小戏。剧情说，狐狸神通广大，欲偷杨贵妃西番所供香囊，遣小鬼去窃。钟馗显圣，吃小鬼，拘象精。皇夜梦钟馗斩狐逐鬼，追赠状元，饬给神像，起盖庙宇，春秋二祭。[55]编剧者将当地源远流长的狐狸信仰，注入了传统的钟馗传说之中，把自唐以来就有定名、在历代记载中常见的“虚耗”鬼，改变成狐狸精，使其充分地地方化了。狐狸在汉魏以前的典籍中，一向是以瑞兽面貌出现的。唐宋以后，狐狸才逐渐具有了妖孽的性格。明清的笔记小说里，狐狸的形象大量出现，而且往往是亦神亦妖的角色。[56]莆仙戏《钟馗斩狐》形成于何时，不得而知，很有可能就在明清之际。

保留和演出钟馗戏的，还有京剧、河北梆子、川剧等剧种。近年来，根据著名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的演员生涯而创作和摄制的电影《人鬼情》，再现了钟馗正直而又坎坷的一生，使这个流传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古老传说和“圣鬼”形象，立体地出现在现代观众面前。

明清之际，相继出现了三部取材自钟馗传说而创作的长篇小说。第一部是出版于明代的四卷本《钟馗全传》，大陆和台湾都不见有传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仅存的明刊本。第二部是《斩鬼传》(十回本)。据路工先生考证，本书有五种版本。最早的本子是清康熙庚子年(1720年)经纶堂刻本，题为《平鬼传》四卷十回，原题“樵云山人编”，有黄越序。北京图书馆藏。其他四种版本是：(1)《斩鬼传》，四卷十回，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莞尔堂重刻本，书前有“莞尔堂第九才子书”，原题“樵云山人著”，有黄越序。北京图书馆藏；(2)《平鬼传》，清抄本，原题“樵云山人编”，卷端题“第九才子书”，书首有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庚子)上元黄越、陈飞氏序。北京图书馆藏。(3)《钟馗斩鬼传平鬼传合刻本》，台湾1957年印本影翻本。(4)《新编钟馗斩鬼传》，清乾隆(约1740年)抄本，不分卷，上下两册，题“烟霞散人编”，有“翁山逸士”序及作者自序。第三部是《唐钟馗平鬼传》，封面题“乾隆乙巳年春新镌”，“东山云中道人评”，六卷十六回，无序无跋，全书每页十行，行二十四字，最末回有残缺。[57]这些书版本很多，已有许多学者(如孙楷第、柳存仁、陈监先等)对其作了研究。胡万川教授对钟馗小说与钟馗神话的关系，也作了探讨，多有高论。笔者在此不准备展开讨论。

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是，在唐玄宗梦鬼的传说上，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丑恶现象中攫取一些典型事例，添加大量情节，敷衍成篇。钟馗手执玉皇赐给的剑与笔，诛邪魅、记善恶，是为钟馗形象、从而也是钟馗传说的一大衍变。晚清谴责小说盛行一时，无论是《钟馗斩鬼传》，还是《钟馗平鬼传》，都是在这种文艺思潮中产生的。作者都只不过是借唐明皇梦鬼传说作影子，实际上是另起炉灶，在钟馗之外又假托塑造了韩渊(含冤)和富曲(负屈)二鬼卒随从，采取游历各地的方式，诛杀人间鬼魅，铲除社会不平，抒发作者抱负。小说创作和出版的时代，距我们生活的时代较近，又包含了奈何桥小鬼化蝙蝠、献美酒五鬼闹钟馗、烟花寨智请白眉神等斩杀各种鬼祟的故事，读起来还算引人入胜。《斩鬼传》作者在《尾声》里说：“野史氏曰：魑魅魍魉，磷火荧煌，盈宇宙皆是也。是书一出，如甘露菩提水遍洒环中，鬼火自灭。试问上中之五形，后王之三尽，阴曹之剑刀山，有如钟馗老子一剑

否？有我烟霞散人一笔否？”可见他写此书用意，只在诛杀现实社会上的一切人间鬼魅。取材自钟馗其人和传说的戏曲和小说，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影响很大，不识字的百姓们也常常能够从别人的述说中得其精髓，辗转口传，从而使情节本来很是简单的钟馗传说，因为从戏曲和小说中吸取了一些情节和人物而丰富起来。

当代流传的钟馗传说

本世纪前80年间，虽然京剧、昆曲、河北梆子、川剧等剧种屡有钟馗戏上演，深受观众的喜爱，而民间流传的钟馗传说却基本没有搜集，留下了一个空白。近十年来，大陆各地为编辑《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而开展的搜集工作中，终于新搜集到一些当代还流传着的钟馗传说，使我们有可能看到钟馗传说在当代的流传变异情况。笔者翻阅手头有限的资料，只得到12篇，其中辽宁2篇，河北1篇，山东1篇，河南2篇，江苏1篇，浙江2篇，福建1篇，广东2篇。陕西和山西这两个传统文化积淀相对丰厚的省份，由于资料不足，不敢妄断。就现有资料来看，钟馗传说在当代的流传地区大致分布在沿海一带的汉族和满族居住地区。

对这12个现代流传的钟馗传说异文进行综合分析比较之后，笔者认为，至少可以看出下面三个特点：

（一）在其发展流变中，情节有了较大的变异和拓展。任何一个历史根源长久的传说，在其流传中都会发生变异，甚至会失掉一些情节，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粘连上一些新的因素，但传说的骨干和意旨是不会轻易失掉的。钟馗传说也不例外。唐代形成的三个故事素，即唐王梦鬼、钟馗啖鬼和吴道子画鬼，在当代搜集的传说中都被传承下来，尽管不一定同时出现在一篇异文中。现代搜集的传说，在情节上显然也有所变异和拓展。

如，从宋代起开始附会到钟馗传说中去嫁妹情节，由于人情味和趣味性较强，在后来的绘画和杂剧等艺术形式中，特别是在近代的戏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成为唯一在舞台上向观众演出的保留剧目。由于人情味、趣味性，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这个相对独立的情节，在现代流传的钟馗传说中，也被叙述得有声有色。在浙江湖州搜集的一篇题为《钟馗传奇》[58]的传说，其中包括《受封镇鬼官》、《斩鬼降雨》和《托梦嫁妹》三个小故事，实际上在整个传说中贯穿始终的情节却是钟馗嫁妹，钟馗、杜平和小妹眉儿（可能是杂剧《天下乐》中“媚儿”的衍化）之间的恩怨和姻缘。

又如，关于钟馗怎样变成“丑脸神”，多数的传说中是说，在钟馗进京应举的路上，在野外（或庙里）的石头上睡着了，被嫉妒鬼给改了容。而在广东普宁搜集的一则《丑鬼戏钟馗》传说[59]，其说法，则是在钟馗传说原来的骨架中所没有的：钟馗原本是个英俊的吃鬼捉鬼的神。有一次去捉拿一个住在山洞里的丑鬼。丑鬼被钟馗吃下吐里去，不但不会死，还会变脸子，即他的脸变成吃他的神的脸，而吃他的神的脸反而变成他的脸。丑鬼在钟馗的肚子里翻腾，使钟馗无法忍受，终于让其逃脱出来，丑鬼的脸变成了钟馗英俊的脸，而钟馗的脸却变成了丑鬼的丑陋的脸。

流传于河南涉县的一则《钟馗护唐王》[60]，所讲述的是钟馗作为年画上的神像是怎么来的，在钟馗传说系列中独树一帜。传说钟馗原来是唐王跟前的一个大臣，由于爱好下棋，常与唐王对阵。每次都让棋，让唐王取胜，唐王因而不悦。一日，一妖怪来骚扰唐王未遂，钟馗便将其刺伤。唐王将钟馗留在身边，钟馗向唐王献计说：只要在前院挂着我手拿镇妖宝剑的像，妖怪就不敢来了。一次，钟馗在与唐王对奕时，精神萎靡，原来是他的魂在与妖怪搏斗。后来，人们就仿照钟馗画像的样子，画钟馗像挂在院内，用来驱鬼，这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这个故事的套路，与石敢当传说和灶王爷传说的套路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有些钟馗传说，比如钟馗来历的传说，并不是沿着唐代形成的情节骨架，而是以独立的方向发展。在山东青岛崂山搜集的一则《钟馗杀鬼》传说[61]，就是一例。在这个传说中，钟馗不是鬼，而是人，他的职志是帮人家降妖、除怪、灭鬼魂。除夕夜，一变换成人样的鬼来请他去除妖赶鬼。他来到海边一红墙绿瓦、亭台楼阁的大户人家，在一有五百年道行的老恶鬼引导下，来到厢屋，但见一大片被他杀死的吊死鬼、屈死鬼、饿死鬼、淹死鬼、吝啬鬼、色鬼、酒鬼的尸体。周围许多带枪持刀的小鬼，欲动手向钟馗报仇。老鬼夺走了他的龙泉宝剑。他向鬼们要水喝，顺势将手中攥着的朱砂化开，念动咒语，向鬼们一扬，使出“掌中雷”，将鬼们全都炸死了。从此，世上再也没有鬼了。崂山是道教著名丛林之一，这里的民间故事不仅数量多，而且充满着道教的神秘色彩。在常见的钟馗传说中，钟馗都是手持剑、笏、扇等物，剑的功能一是斩鬼，二是与蝙蝠在一起，具有“执剑（只见）福来”的象征意义。而在这则传说中，钟馗手中则暗攥着朱砂，并最终朱砂致鬼们于死地，显然渗透着道教的神秘观念和暗含着道教祖师张天师传说的色彩。

（三）文人创作的钟馗斩鬼题材作品（小说、绘画和戏曲），回流到民间，影响着民间传说的发展。当文学衰微之时，民间文学往往能给文人创作以养料，使文学重新繁荣起来。这是文学史发展的一条规律。在一定的条件

下，文人的创作，也会回流到民间，给民间文学以有力的影响。钟馗传说在近现代的发展中，就提供了这样的机遇。我们从若干新近采录的钟馗传说中，看到了这种迹象。搜集于四川梓潼的一则《钟馗斩鬼》说：钟馗得中状元，唐天子嫌他容貌丑陋，于是碰柱身亡。后唐天子又封他为驱魔大神，亲赐尚方宝剑，斩杀妖孽鬼怪。钟馗奉了唐王之命，要遍行天下，以斩妖孽。他心想，在阴间妖邪定多，于是找到了阎王，阎王问命来意，却说，阴司妖邪虽有，却都是些服毒鬼、上吊鬼、淹死鬼、饿死鬼之类。真要斩鬼，阳间甚多。说罢叫判官将鬼簿让他看，钟馗一看，只见上面罗列了饕鬼、假鬼、奸鬼、轻浮鬼、色中饿鬼等等。钟馗看毕，大吃一惊，不料，世间竟有这么多鬼魅。并道：“阴间鬼魅有十殿阎罗审理，阳间那么多鬼魅，我一个如何扫除？”于是阎王排了文武全才的两个英雄，一个叫咸渊，一个叫富曲，另外再排阴兵三百相助。而且，在途中又收了一只蝙蝠为之引路。于是浩浩荡荡回到人间斩鬼逐魔。[62]显然这个传说，无论其结构、人物，还是情节发展脉络，都是受了清代小说以及当地流行的地戏的影响。无怪乎民俗研究者把它列入“戏神传说”之列。[63]搜集于广东兴宁的《五鬼闹钟馗》[64]和搜集于辽宁凌源的《醉色二鬼归地狱》[65]，显然是受了前面提到的清代康熙年间太原作家刘璋的中篇小说《钟馗斩鬼传》的影响，或是讲述者根据读过这本书后留下的记忆而讲述的。“五鬼闹判”的故事，在绘画、戏曲中都有所表现，在民间也广泛流传。然而，就叙述语言、故事结构和艺术风格来看，笔者宁愿认为，兴宁的传说是从刘璋小说第七回《对芳樽两人赏明月 献美酒五鬼闹钟馗》脱胎而来；凌源的传说则系取法于刘璋小说的第九回《好贪花潜移三地 爱饮酒谬引群仙》。[66]

关于钟馗的传说，如果以晋代—南北朝作为其滥觞期，整个唐代作为其形成期，那么，它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由于有传说的支持，钟馗这个人物大约也从其形成起进入老百姓的民俗信仰和源远流长的傩仪之中。宋以后，钟馗传说一方面逐渐民俗化，形成了在一定的节日期间（先是在春节、后又在端午）挂钟馗、跳钟馗的民俗仪式；一方面大量被文人所吸收改造，从而戏剧化、人文化，大量渗透进文人对时代的观点和价值取向。近十年间大陆各地为编辑《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而开展的民间文学收集工作中，新收集到一些现在还流传着的钟馗传说，显示出若干的时代特点和民间传说与文人创作的对流现象。这些事实说明，这个形成于千年之前的传说，至今也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在中国人的民间信仰中，实用主义始终占有主导倾向，而钟馗这个人物，其神性却在流传中不断被削弱，始终没有成为高居于人之上的神。从人而鬼成为神，又从神而鬼还原到人。

1997年3月5日

附记：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王秋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董乃斌、张锡厚、副研究员吕微、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中国道教学院教授朱越利等先生向我提供和帮助查阅资料，南通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员施汉如先生提供田野考察资料，特此志谢。原载（台湾）《民俗曲艺》第111期，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主办，1998年1月。

[1] 邱坤良《台湾的跳钟馗》，《民俗曲艺》第85期（下），第325~367页。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3年。

[2] 杨慎《铅丹总录》：“俗传钟馗起于唐明皇之梦，非也。盖唐人戏作钟馗传，虚构其事，如毛颖、陶泓之类耳。《北史》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后世画钟葵于门，谓之辟邪，由此傅会也。宋宗恣妹名钟葵，后世画工作《钟馗嫁妹图》，由此傅会也。但葵、馗二字异耳。又曰，钟葵，菜名。《周礼·考工记》：大圭终葵首。注：终葵，椎也。疏：齐人谓椎为钟葵。《礼记·玉藻》：大子摄珥。注：挺然无所屈也，或谓之大圭，长三尺，于杼上又广其首，方如椎头，是谓无所屈，后则恒直。”（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四集卷十三，第23页。）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引杨子（慎）厄言并加发挥说：

“《考工记》曰：大圭首钟葵。注：钟葵，椎也。齐人名椎曰钟葵。盖言大圭之首似椎尔。《金石录》：晋、宋人名以钟葵为名，其后讹为钟馗。俗画一神像，帖于门首，执椎以击鬼。好怪者便傅会，说钟馗能啖鬼。画士又作《钟馗元夕出游图》，又作《钟馗嫁妹图》，讹之又讹矣。文人又戏作《钟馗传》，言钟馗为开元进士，明皇梦见，命工画之，尤为无稽。按孙逊、张说文集，有谢赐钟馗画像，先于开元久矣。亦如石敢当本《急就章》中虚拟人名，本无其人也。俗立石于门，书‘泰山石敢当’，文人亦作《石敢当传》，虚辞戏说也，昧者相传，久之便谓真有其人矣。”（卷二十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第292页。近人胡万川在《钟馗神话与小说之研究》第二章里对此种意见有详细介绍和辩证，他对此论持否定见解：“不论说钟馗信仰是出于‘终葵’‘钟葵’的讹化，或说是由大圭（因其上端为终葵形）、信圭、躬圭等（因其上面有人像）演变而来，都是靠不住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第42页。）常任侠在《饕餮终葵神荼郁垒石敢当》文中沿袭“终葵，椎也”器名说：“今考钟馗之起源，盖始称终葵。”（重庆-上海：《说文》月刊第2卷第9期，1942年，第558~561页。）何新在《诸神的起源·钟馗的起源》里认为：“钟馗之名早见诸姓氏。殷贤相名‘仲馗’，亦为钟馗之别语。”“近年湖北出土梁代画砖中有雷鬼击连鼓图，马王堆出土帛画中有土神镇鬼图，土神之形有鳞、翼、尾、角、锐爪，此当即今日所见较早之钟馗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355页。）

[3] 王正书《钟馗考实——兼论原始社会玉琮神像性质》，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编《中

国民间文化》，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1辑。

[4]李丰楙《钟馗与傩礼及其戏剧》，见《民俗曲艺》第39期，第87页，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86年。

[5]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第2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6]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第32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二续乙部《艺林学山》（四）第294页，中华书局1958年。

[8]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20册第480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又见邱坤良《台湾的跳钟馗》，见《民俗曲艺》第85期（下）第366页注十一。两书文字略有出入。此处采用了前书的文本。

[9]录自（法）艾丽白《敦煌写本中的“儿郎伟”》和《敦煌写本中的大傩仪礼》，见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第263页，第244~245页。又见黄征、吴伟编《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第963~964页，第961~962页，文字略有出入。下文引用的写本伯2569和伯3552，均出此书，第945~946页。

[10]胡万川《钟馗神话与小说之研究》第108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

[11][法]艾丽白《敦煌写本中的“儿郎伟”》，《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第244~245页。

[12]《文苑英华》卷596《表》第3093页，中华书局1966年。

[13]《钦定四库全书·刘宾客文集》卷十三页7；又见《四库全书唐人文集丛刊·刘宾客文集》第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3年。

[14]《文苑英华》卷95《赋》第434页，中华书局1966年。

[15]《新五代史·吴越世家》卷六十七，见《二十五史》第6册，第5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16]王树村《略说钟馗画》，见王闾西主编《钟馗百图》第7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

[17]沈括著、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补3四·五七三，第986~9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8]陈耀文《天中记》，见《钦定四库全书》卷四第33页；又见《四库类书丛刊·天中记》第9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

[19]高承著，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岁时风俗部·钟馗》第625页，中华书局1989年。

[20]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卷十、卷七，第193-194页，中华书局1982年。

[21]吴自牧《梦粱录》卷六《除夜》，第5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排印1980年。

[22]清乾隆《钦定续通志·礼略·时傩》卷一一七，第8页。

[23]《绍兴府志》，明万历十五年刻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册第820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北京。

[24]刘若愚《酌中志》，《丛书集初编》3960种第2册第173页，中华书局1985年新一版。

[25]顾禄《清嘉录》卷十二“十二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

[26]《钱塘县志》（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册第59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北京。

[27]顾禄《清嘉录》卷五“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

[28]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天师符》，见潘容陞、富察敦崇《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第6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29]《民社北平指南》，转自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上册，第76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30]A. M. АЛЕКСЕЕВ,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КАРТИНА, СТР. 222-223, ИЗД. 《

【 关闭本页 】

友情链接

北京大道文化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中国藏族民俗网 中国民俗学网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福客民俗网 民族网

[关于我们](#)

[友情链接](#)

[意见建议](#)

[在线联系](#)

[加入收藏](#)

主办：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大道文化节目制作有限公司 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中国分会
Copyright 2006 www.chinesefolklor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民俗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40786-2号